

書 叢 社 明 衆

話 新 詩 舊

著 白 大 劉

店 書 明 衆

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發行
民國十八年十月增訂再版
民國二十年九月三版發行

精裝本實價大洋九角五分
普及本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寄費)

“舊詩新話”

(黎明社叢書)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著者

劉大白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七〇五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平鼓樓北街
漢口湖北街金城里

開明書店分店

舊詩新話目錄

(一) 閩風篇	一
(二) 雁字	二
(三) 樵夫哭娘	四
(四) 當窗織和采桑詞	五
(五) 鄭板橋教子	七
(六) 華山畿和折楊柳枝歌	一〇
(七) 桃花源詩序	一二
(八) 牛行遲和柘臬老婦行	一三

(九)『梅花接老爺』	一七
(十)彈鋏歌底用韻	一八
(十一)鄭板橋紹興詩	一九
(十二)胡適譯節婦吟	一九
(十三)姑惡	二六
(十四)無韻詩	三四
(十五)董西廂和王西廂	三七
(十六)管夫人我儂詞(一)	四五
(十七)情詩	四八
(十八)畫雞橫幅詩	五一
(十九)鄭風淫?	五二
(二十)從古墓中掘出抒情詩來	五四

(二十一)	毛詩中的無韻詩	五六
(二十二)	漱玉詞(一)	五八
(二十三)	漱玉詞(二)	六一
(二十四)	李後主與宋徽宗	六四
(二十五)	錢鏐山歌	六七
(二十六)	楚辭中用雙聲疊韻字	七〇
(二十七)	龔定盦紅禪室詞	七四
(二十八)	顧貞觀金縷曲	七八
(二十九)	木蘭詩	九二
(三十)	李波小妹歌和隴西行	九六
(三十一)	楚辭和成相	一〇〇
(三十二)	管夫人我儂詞(一)	一〇二

(三十三) 宋代白話文學底發展·····	一〇四
(三十四) <u>李芳樹刺血詩</u> ·····	一〇七
(三十五) <u>圈兒信</u> ·····	一一一
(三十六) <u>雙紅豆</u> ·····	一一四
(三十七) <u>張打油詠雪詩</u> ·····	一二六
(三十八) <u>碎金詞譜</u> (一)·····	一二七
(三十九) <u>縊鬼詩</u> ·····	一三四
(四十) 用境界說詞·····	一三六
(四十一) 『八病』正誤·····	一四一
(四十二) <u>毛詩底用紐</u> ·····	一四五
(四十三) <u>毛詩以後的停身韻</u> ·····	一五二
(四十四) 矛盾的古詩音節論·····	一六八

(四十五)	<u>碎金詞譜</u> (二)		一七一
(四十六)	<u>題畫竹</u> 『 <u>葉書</u> 』		一七二
(四十七)	<u>書新國會選舉調查單後</u>		一七三
(四十八)	<u>陳蓮遠先生遺詩</u>		一七八
(四十九)	<u>紅禪室詞中的某王孫</u>		一七九
(五十)	<u>爆竹詩</u>		一八九
(五十一)	<u>新相思</u>		一九四
(五十二)	<u>我有七首行</u>		一九九
(五十三)	<u>眼波</u>		二〇三
(五十四)	<u>任瘦紅</u>		二〇四
(五十五)	<u>暗合和蹈襲</u>		二一六

(五十六)『淚如紅豆紅』	二一九
(五十七)風雲	二二四
(五十八)十五年前的玄廬	二二五
(五十九)中國評詩的內容論者	二二九
(六十)新律聲運動和五七言	二三六
附 錄	
停身韻和停尾韻的討論	二四三

(二) 閩風篇

新青年七卷二號所載的一個貞烈的女孩子，描寫勒令女兒做烈女的情形，算淋漓盡致了！近來看見有一篇清代無名氏做的閩風篇，是說福建人勒令女兒做烈女的情形的，竟和一個貞烈的女孩子裏面所說的完全一樣。在那時候——旌貞表烈的時候，能有這種抨擊強迫殉烈主義的作品，總算是難得的了！

閩人生女半不舉，

長大相期作烈女。

夫死不許稱未亡，

酖酒在尊繩在梁；——

女兒貪生奈逼迫，

斷腸幽怨填胸膈！

族人歡喜女兒死，

女兒死傳族姓氏；

十尺華表朝樹門，——

夜聞鬼哭求返魂！

讀它底末句，真個叫人毛髮悚然！我想要是果然有鬼，那些體面人家底門前、墓上、道傍的旌貞表烈的華表底下，一定是『天陰雨溼聲啾啾』哩！咳！……

(二) 雁字

清代順天女子方玉坤，嫁給一個做京官的丁筱舫。筱舫是個南邊人；後來

回到南邊去了，好久沒有消息給她。她有一天瞧見了天空的『雁字』，觸動了想念丈夫的情緒，就把雁字做題目，做了一首詩，寄給筱舸。筱舸瞧了，就立刻動身回北京去，和她團聚。她那首詩是完全用白話做的：

丁寧囑付南飛雁，

到衡陽，

與儂代筆，行些方便！

不倩你報平安；

不倩你訴飢寒；

寥寥數筆莫辭難，

只寫個『一人』兩字碧雲端！

高叫客心酸！

高叫客心酸！

萬一阿郎出見，

要齊齊整整，

子細讓馳看！

在她當時，雖然不過是遊戲的衝動；由現在看起來，便覺得和新體詩差不多了。

(三) 樵夫哭娘

從前有個樵夫，在山上砍柴的時候，忽然記起馳死了的母親來。馳就一面砍着，一面哭着，一面叫着，一面唱着道：

哭一聲，

叫一聲，

兒底聲音娘慣聽；

爲何娘不釐！

這幾句出口成章的白話詩：給舊時的文學家聽見了，就說這是半闕長相思；給舊時的禮教先生聽見了，就說這是『禮失而求諸野，名教綱常，賴以不墜』。其實這位樵夫，馳知道什麼長相思不長相思；什麼名教不名教，綱常不綱常；只是自然流露地表現馳對於死了的母親的愛罷了！所以現在我們讀起來，還髣髴覺得是從寂寂空山，沈沈綠陰裏面，飛出嚶嚶的哭聲，嗚嗚的叫聲，哀哀的唱聲，恰好有那丁丁的伐木聲，替馳做節奏似的。這不是自然流露的愛底音樂嗎！這位勞動者出口成章的作品，比起那有產階級底『苦塊昏迷，語無倫次』的哀啓來，一真一假，不是相去天淵嗎？

(四) 當窗織和采桑詞

清代吳少白，有一篇當窗織，描寫織婦底苦。馳道：

霜棱棱，

風獵獵，

寒燈焰縮紙窗裂，

車聲軋軋指流血。——

不辭指痛摧心肝，

但願織成輸縣官。

織成一寸輸累匹，

哪得餘棉煖姑膝！

又，張朝桂有一篇采桑詞，是替采桑女兒鳴不平的。馳道：

空園獨坐久，

日暮行人稀：

城中女兒折花去；

田家女兒采桑歸。

折花看插髻；

采桑憂蠶飢；

田家女兒箔上蠶，——

城中女兒身上衣！

前者用重筆寫，寫得很痛；後者用輕筆寫，却也能寫出刻骨的痛來！

(五) 鄭板橋教子

鄭板橋雖然是清代雍、乾間的名士，但是馳的思想，既有和當時一般名士不同的地方；馳底詩，文和詞，又常常有近於白話，或竟用白話做的。試讀馳底

家書十六通，其中表現馳與衆不同的思想的地方很多，文字也最和白話相近。

馳那灘縣寄舍弟墨第三書後面，附鈔著四首五言絕句；是叫馳兄弟教給馳底兒子，月亮下，坐在門檻上，唱給母親、叔叔和孀娘聽，騙果子喫的。那詩是——

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

剜却心頭肉——其一。

耘苗日正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其二。

昨日入城市，

歸來淚滿巾：

僮身羅綺者，

不是養蠶人——其三。

九九八十一，

窮漢受罪畢：——

才得放脚眠，

蚊蟲孳蚤出——其四。

我們讀了馳這所鈔的四首詩，似乎應該有兩個疑問：